

落尘

孙向学◎著

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落尘

孙向学◎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落尘 / 孙向学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7. 1
ISBN 978-7-5360-8109-3

I. ①落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17443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李 谓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封面设计: 视觉传达

书 名	落尘 LUO CHEN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开 本	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	14.75 1 插页
字 数	175,000 字
版 次	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 - 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录

上卷

1962 年前后的事 / 001

中卷

1975 年前后的事 / 069

下卷

2000 年之后的事 / 155

结束语：非结束语的结束语 / 229

后记 / 231

上卷

1962 年前后的事

第一章

—

二傻婆气喘吁吁地爬上拐下，终于在漏水洞见到了二傻爹。二傻婆喜形于色，口气却埋天怨地：

“你妈麻屁哩，你也不看看啥子时候，还在这坎^①耍啥子麻屁嘛！”

一看娘的脸色，二傻爹就晓得老婆生得顺溜，而且，肯定是个男娃。二傻爹大喜，将手上丈量田地的麻索^②朝天上一甩，拔腿就想跑。

“哎——”土改工作队李队长吼一声道，“啥子事，看你慌里慌张的，田地不分了？！”

二傻爹腿一哆嗦，迈出去的腿又收了回来。他朝李队长尴尬一笑，说：

“家里头出大事了哩。”

“啥子大事，难道比分田地还大？”

二傻爹咧咧嘴，难为情说道：

“我老婆生崽了。”

① 这坎，桂西方言，这里。

② 麻索，桂西方言，麻绳。

“哦——”李队长紧绷的脸色松弛下来，旋而又唬道，“生崽事大，但你娘也不能说我们在耍麻戾呀，太粗鲁了。”

“哄——”在场的几十个男女老少，全都笑了。有人说：

“李队长哩，你不晓得，我们这坎耍麻戾是口头禅，随口就说的哩。”

还有人说：

“李队长哩，你还是个娃儿，你晓得啥子是要麻戾吗？”

李队长不满二十岁，别说“耍麻戾”了，除了娘，连一次和别的女人正正经经的搂抱也没有。他脸腾地红了。随即又黑下来。他一本正经说道：

“都别扯鸡巴蛋子，工作工作！”

说毕，李队长望了一眼像杵棍杵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二傻爹，又说：

“妈哪个麻戾，生崽的事大哩，你还不快点跟你娘回去？”

李队长是北方人。1949年他在河北保定一家国立中学高三读书时，有一天学校来了几名解放军官兵，军官和校长嘀咕一阵后，校长就召集了全校师生大会。解放军军官站在石墩上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挥舞，说了一大通，有几句李队长随时想起来，随时就在心里或脸上笑起来。大概意思是：全国马上都要解放了，各地需要大量有知识有文化的革命干部搞经济建设。特别是南方那个蛮荒之地，来者不拒，多多益善。南下大军就要像会下蛋的母鸡，走到哪里，下蛋到哪里！军官最后加重了语气，说：

“这是革命的蛋！”

学校早就有地下党活动，进步思想活跃。解放军军官一番话，群情激奋，一呼百应，全校师生，几乎全成了“四野”南

下工作团^①的队员。

打到桂西时，李队长这枚蛋终于下了下来，他成了云贵高原大山褶皱里隆西县玉里乡的乡干部。李队长有语言天赋，不用几天，当地话，特别是粗口话比当地人说得更顺畅。

县长是桂西本地人，下来检查工作，了解了情况后，大为赞赏，表扬李队长说，深入群众，了解群众，和群众打成一片，这是最好的表现。县长一高兴，回去后不几天，任命书下来了，李本通，也就是李队长，刚刚二十岁，就当上了玉里乡的乡长。这是后话。

听了李队长的话，二傻爹如获大赦，一蹦两尺高，乐滋滋跟在娘屁股后回家。

走到半路，二傻爹停下脚步，对娘说：

“娘，昨晚我在黑湾沟安了铁猫^②，我去看看夹着啥子东西没有。”

“快去快回。”

二傻婆头也不回地应了一声，丢下二傻爹径直迈大步往家里奔。

二傻爹在心里头笑，心想娘挂念家里头刚刚生下的孙子，比他这个当爹的还要甚哩。二傻爹心里头其实更急，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子飞到家看到儿子。不过，他又想，假使铁猫夹着了东西，今晚弄它一大桌，请李队长他们来整几盅，不是更高兴的事吗？如此一想，二傻爹便撒开双腿，向黑湾沟飞跑起来。

离黑湾沟还老远，二傻爹就从呼呼响的风里，隐隐约约听

① “四野”南下工作团，1949年1月，第四野战军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，开辟新解放区工作。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，批准第四野战军直接领导建立“南下工作团”。

② 铁猫，捕猎用的铁夹子。

到了野猪的惨叫。真是老天有眼！二傻爹大喜过望，从背在后腰上的刀壳里拔出砍刀，砍了一条比胳膊还粗的青桐木，直奔野猪的惨叫声而去。

一头差不多两百斤重的野猪，何止请一桌？二傻爹呼朋唤友，将四里八乡有头有脸的人都请到了。宴席从厅堂摆到院子里。吃客走一拨，来一拨，热闹非凡。

“这样的热闹情景，王家坳没有出现过哩。”

二傻爹既兴奋又感慨：

“今天不光是因为老子家生了男娃，还因为我们今天分了地主老财牛二爷的田地……”

李队长叭的猛一拍桌子，待桌子乱跳的碗筷杯盏停顿下来，方说：“牛大财这个地主老财，郎个^①还称呼他‘牛二爷’呢？”

“对，对对对！”二傻爹惊愣片刻，复又眉飞色舞说道，“今天分了牛大财的田地，才是我们最高兴的一天！”

“不对，不对！”李队长想想，觉得不妥，纠正二傻爹道，“分牛大财的田地，昨天分，今天分，明天还要分。今天高兴，还是王老哥你得了个男娃崽，大家说是不是？”

“是哩——”

分牛大财的田地，大家高兴；二傻出生，大家也高兴；有肉吃，有酒喝，大家更高兴。这一天里，碰到这么多高兴的事，王家坳的人郎个不高兴到差点忘了自己姓啥子呢？大家一阵欢呼后，又纷纷举碗，一齐喊：

“碰了碰了！”

这晚就住在二傻家，铁定不回乡里了，李队长就不客气了，一碗二三两的苞谷酒，他一仰头，一口就一碗。喝上了头，李

① 郎个，桂西方言，怎么。

队长就管不住自己了，他说胡话，夸海口，四下里找人碰碗，主动出击：

“来来来，北方人怕南方人条卵，喝了！”

还说：

“脚跺王家坳，拳打牛背村，谁还敢碰?!”

王家坳自不必说，全村人倾巢而来。牛背村呢，是二傻娘的娘家，来的吃客亦有一大群。两村人怕你一个北方人？简直是笑话，说难听一点，是羞辱。于是两桌人一合计，采用一拨一拨上的车轮战术，对付势单力薄的李队长。李队长纵有三头六臂，几番下来，早就头重脚轻，灯盏摇荡，不辨东西南北。待到半个月亮爬上来，悬挂于树枝头时，李队长终于踉踉跄跄摸到牛栏边，一阵山呼海啸，呕吐不止。

有人喊：“倒也倒也！”

有人跟着起哄：“醉了个卵朝天！”

出乎所有人意料，李队长回过身，抹抹嘴角，口齿异常清晰道：

“拿把锄头来。”

二傻爹惊诧不已，找来锄头递过去，说：

“要锄头干啥子？”

李队长不答，又说：

“扯根树苗来。”

有人跑出院子，黑灯瞎火在野地里扯了一根树苗回来，二傻爹接过一看，说：

“泡桐。”

“泡桐好呀，长得快。”

说着，李队长几锄头将泡桐树种了下去，然后又说：

“王老哥，我希望你娃崽像这棵泡桐，快快长大。”

二傻爹也是喝多了。喝多了胆大，他一把抓住李队长的手臂，一副一不做二不休的样子说：

“李队长，干脆我儿子的名你也给起了。”

在场的人一听，纷纷跟着说：

“是哩是哩，李队长，给娃崽起个名吧！”

李队长似乎愣了愣，他想说，这郎个可以哩，给新生儿取名，在他的保定老家，不是亲爷爷就是当爹的，郎个能随随便便叫一个外人取名呢？李队长又担心他的拒绝伤了大家的心，你看人家，一个个眼巴巴望着他哩。他心一横，脱口说：

“取个小名吧，叫二傻！”

哄的一声，全场鼓掌热烈，叫好声不绝。

王家坳这地方，给新生儿取名，臭的就是香的，烂的就是好的，陈的就是新的，犟的就是乖的。二傻，不正是聪明吗？

李队长窃喜，心想，南方的王家坳与北方的保定，相距几千里，取名方式却如同一辙，真的不能算歪打正着。

二

泡桐树比二傻长得快，快多了。

二傻六七岁，长到他爹腰杆高时，泡桐树早就水桶粗，高过了屋顶。二傻喜欢爬这棵泡桐树。爬上去不是为了摘泡桐花。泡桐花当然好看，好看值啥子用呢，又不能吃。泡桐果也不能吃。不能吃却能背到公社的收购站卖了，换成钱。钱可以买水果糖。一分钱一颗的水果糖，桐果卖出去后，爹娘总会买几颗给二傻。收桐果的日子，二傻过年般高兴，他会爬到最高的枝丫上，将最后的一个桐果也打落下来。收桐果，一年只有一次呀。二傻喜欢爬，原来是爬得越高，望得越远，远到人从山坳

那边走过来，还小小一点影子，二傻就看到了。

二傻喜欢爬这棵泡桐是为了望人，望李队长。

李队长，也就是李本通。李本通早就不是队长，早就变成了乡长。变成乡长后，又很快变成了公社书记。变来变去，二傻对他的称呼一直没变，从头到尾都叫“李叔”。

李叔职务变来变去，二傻爹也有了职务：王家坳生产队队长。生产队队长与公社书记的职务，相差甚远，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。这不妨碍李叔与二傻爹的交情。隔个个把月，李叔总要到王家坳转一转，就住二傻家。或者碰到赶场天，二傻爹去赶场，也去李叔家走一走。若是套着了野猪啥子的，赶来喝酒吃肉的更是少不了李叔。李叔每次来，总少不了给二傻带来几颗水果糖。弄不好，还会有一包又香又脆又甜的饼干。这样子，二傻能不差不多天天盼着李叔来吗？李叔来，有时突然，有时二傻爹先说了。不管突然还是先说，二傻爬在树上，总会第一个看到李叔来了。看到李叔的人影一出现在坳口上，二傻就会哧溜一声滑下树，一边高声喊着“来了来了，李叔来了”，一边就向山坳口飞奔而去。

盛夏的一天，二傻放暑假待在家里。

马草割够了，猪菜也剁了。院子里干干净净，去扫也只是扬起一层灰尘而已。二傻丢下扫帚，抬头望泡桐树。一点风也没有，泡桐叶一动不动。偶尔有阳光从叶隙间洒落，刺痛了一下二傻的眼。这天特别闷热，二傻觉得胸口憋着一口不顺畅的气。他想，爬到树上，或许能享到一点凉风吧。这样一想，二傻就嗖嗖几下，蹿到了树上。找一处能稳妥垫身子的枝丫躺下。这时，二傻不经意间突然想，李叔好久没来了。他掰手指头一算，李叔没来，好像不止两个月了呢。这期间，二傻当然问过爹。爹说你李叔忙，经常去县里头开会哩。县里头？哈呀，那

是多么遥远的地方呀。此刻，二傻又在想，今天李叔是不是又去遥远的县里头开会了呢？或者，李叔会不会今天到王家坳呢？这样一想，二傻就抬起身，撩开挡了他视线的两片泡桐叶，向山坳口望去。这一望，二傻惊喜得差点掉下树来：李叔的人影出现在山坳口！

这次李叔来，带给二傻几颗玻璃纸包的花生酥糖。二傻从来没见过这么精美的糖纸。这么又香又酥的花生糖，二傻更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更别说吃了。二傻一嚼，整个村子都闻到香味，惹得一伙娃崽跟在二傻屁股后头转，巴望得到二傻一点恩赏。

李叔这次来，带来惊人的消息：大炼钢铁了！

三

二傻婆扯了几把猪菜，感觉热得背里头像有针扎，胸口憋得难受，气都喘不顺畅了。以前没碰到过的哩。二傻婆伸直腰，捂胸口，抬脑壳看了看日头，心想，莫非碰到啥子倒霉的事？

那一天，二傻婆不幸就碰到了倒霉的事。

二傻婆多管闲事。她打猪菜打得好好的，突然看到一只山雀被蜘蛛网网到了。小山雀可怜地叫着，挣扎着，它越动弹越被网得牢，一直蹲在一边看热闹的那只绿头蜘蛛龇牙舞爪，麻利地扑上来。眼看小山雀难逃灭顶灾难，二傻婆抽过一条木棍，把那只绿头蜘蛛打落了下来。获救的小山雀破网弹出，啁啾一声远远而去，二傻婆却被打落到了地上的绿头蜘蛛恶狠狠咬了一口。

“妈哎——”二傻婆惊叫着低头一看，那只脑壳泛绿光的蜘蛛，撅着屁股，咬着她的脚指头甩都甩不掉。二傻婆一巴掌打

下去，将那只蜘蛛打了个稀巴烂。二傻婆一口气还没有松下来，又“妈哎——妈哎——”叫起来，她感觉从脚指头一直火辣辣痛到了心尖上。

二傻婆活了六十多年，见过许多奇形怪状的蜘蛛，咬了她一口的这种绿头蜘蛛却从来没有见过。她想了又想，终于想起来，她很小的时候，她姥爷曾告诫她，上山时莫要乱钻，有种绿头蜘蛛毒得很，能咬死人哩。当时倒是把二傻婆吓坏了，以后五六十年过去了，何时听说过有被蜘蛛咬死了的事呢？蜘蛛能咬死人，早被二傻婆忘到了脑壳背后。现在就不同了，脚背火辣辣钻心痛，像打气一样，一下子肿到了脚脖子。二傻婆急火起来，猪菜也不打了，“妈哎妈哎”一路叫唤着赶回了家。

阳光一抹抹，一块块从垌子间移挪到了山腰上，再等一会儿，它们从山巅全部消失后，天就快要黑了。

二傻从教室出来，看到老六他们打泥巴仗，难得二傻没有满地去找泥巴，他将他婆缝制的土布书包挟在大腿上，火烧火燎就向家中跑。

“二傻，日头还没落山，你这么急回家干卵？”老六在二傻的背后高声喊。

歪嘴跟着老六起哄，喊：

“二傻，你今天敢跟老子打泥巴仗，老子两泥巴就整死你。”

要是往时，二傻早就一肚子火，和老六他们打个天昏地暗了。今天不同，从下午开始，他的心里头慌慌火火，就等着放学，好赶紧向家里赶。

“你们等着，老子明天再收拾你们。”二傻一边说，一边脚不停地往家里跑去。

从学校到家，有八里地，二傻马不停蹄跑了过来。离家门

还老远，二傻看到他爹耷拉着脑袋，满眼都是焦虑，在大门口走来走去。

一见二傻进了院门，二傻爹就冲二傻吼：

“郎个搞的？日头落山了你还没到家，路上耍啥子麻屁去了？”

二傻抬头望望山巅，见还有一抹残阳挂在那里，况且自己一放学，就没命往家赶，并没有去耍啥子麻屁，就有些委屈地说：

“爹，我是一放学，就急火火跑回家的哩！”

“莫说了，爹知道你路上没贪耍。”二傻爹自然知道二傻这天回来得早，他缓和了语气，抚了抚二傻的头，“你婆挨毒蜘蛛咬了，痛得很哩，你快到牛背村叫牛郎中来给你婆睇睇^①。”

二傻哦了一声，晓得自己郎个放学后不和老六他们打泥巴仗，而是拼命往家赶的原因了。他进到屋里看到婆躺在堂屋的懒人椅上，一双手痛得都发抖了。

见到二傻，二傻婆妈哎妈哎又叫唤了几声，说：

“二傻哩，婆痛死了哩，郎个办办哩？”

二傻蹲到他婆身边，轻轻摸了摸他婆那条又红又肿的脚杆，心痛得泪水在眼眶里打了几转，说：

“婆你挺一挺，这杆子^②二傻就去叫牛郎中，牛郎中一来，婆的脚杆就不痛了哩。”

二傻天天晚上钻他婆的被窝睡觉。哪天晚上他婆走亲戚没回来，二傻就睡不着。二傻爹有时偷偷塞点好吃的东西给二傻婆，二傻婆又把这好吃的东西偷偷塞到了二傻的书包里。这么

① 睇，汉语词典的解释为瞭望、仰慕。云贵高原某些地方的方言里，睇只有看的意思。

② 这杆子，桂西方言，这会儿。

好的婆，现在在受罪，二傻能不心痛、不着急吗？二傻出门又是一下子也不歇歇，一口气又从原路跑回了牛背村。

这时，大队小学前的稻田里，老六、歪嘴他们几个分成两伙，相隔个三四十米，泥巴仗打得满天都是泥块在飞。

见到二傻，老六他们停下了打泥巴，老六喊：

“二傻，老子说你跑啥子卵吗，现在不是又回来了？快点过来，你加到哪伙里头？”

“我婆挨毒蜘蛛咬了，我是来叫牛郎中去给我婆睇睇的。”二傻大口大口喘着气说。

“咬得恶不恶？”歪嘴问。

“恶哩，我婆痛得都叫妈了哩！”

“我刚才看见牛郎中牵马往沟里去了，我帮你去喊，你等一竿子^①。”老六说罢，手掌做喇叭，高声喊：

“牛郎中大叔——二傻他婆挨毒蜘蛛咬了哩，你快点回来，去睇——睇——”

四

牛郎中看了二傻婆的脚杆，惊得吸了几口冷气。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蜘蛛能把人的脚杆咬成这个样子的，看来毒性大得很。牛郎中将随身带来的几种草药捣碎了，敷到了二傻婆的伤眼上。

牛郎中的草药敷了几次，二傻婆仍然妈哎妈哎痛苦叫唤。挨了几天后，牛郎中无奈了，他骂自己是狗日的，没本事，要二傻爹快把二傻婆送去公社卫生院。

^① 一杆子，桂西方言，一下子。